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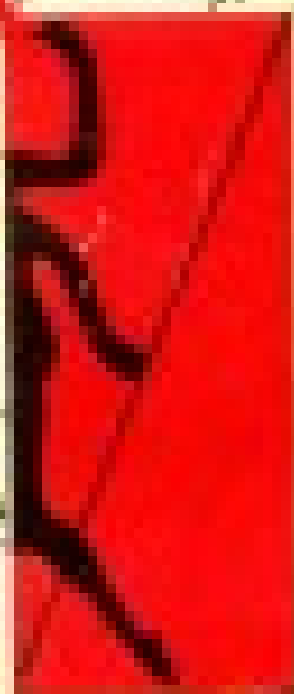


# 紅霧



張留平著

紅  
雲



張容平著

# 紅 霧

---

張資平著

樂 華 圖 書 公 司

1 9 3 0

1930. 9. 20. 付 辨

1930. 11. 1. 出 版

版 權 所 有

每 冊 實 價 洋 九 角 五 分

精 裝 實 價 洋 一 元 三 角 實

上 海 樂 華 圖 書 公 司 印 行

批 發 部, 四 馬 路 太 和 坊

門 市 部, 四 馬 路 中 市

(一)

麗君剛才打發運搬夫把行李運走了後，就發見還有一個網籃留在亭子間的一隅，給運搬夫漏搬了。她看見了後，半是無意識地輕輕地頓了頓足。

——糟了！怎麼處置呢？

她想網籃裏的東西本來不是怎樣重要的。兩個錫製的茶葉罐，一副今年由漢口出來，過九江時

才購置的茶具，——一個磁盤，一把磁壺，十個茶杯。——還有幾套半新不舊的衣服，只能留作家常服穿的，想全數送給娘姨，又覺得有些可惜，所以索性用幾張舊報紙包好裝進網籃裏，打算帶着走。此外有兩雙皮鞋，——一雙是高跟鞋的，一雙拖鞋，和一個打汽爐。此外再沒有什麼了。

她想，因為這個網籃，特別叫汽車裝着走，有些不合算，但是像這樣一個重贅的東西，怎麼好提着搭電車呢，當然只有叫黃包車之一法了。於是她從窗口伸出頭來，望了望街路，但不見有一輛黃包車。站在亭子間中，她又歪了一歪首，祇一瞬間，她帶着幾分誇張的神氣，表示她很有決斷而且活潑，提起雙腳，噹噹地一直跑下廚房門首來：

“娘姨！快到馬路口上，……”

她又歪了一歪頭。

“做什麼事？”

那個年約四十多數的娘姨正在替她的小孩子們洗幾件小衣裳，聽見少奶奶有事差遣，便擦起衣角，先揩乾她的雙手。

“你趕快去叫一輛黃包車來！……馬上要！……”

“好的。”

娘姨不像她那樣緊張，很從容地踏出後門，站在街路當中了。

“娘姨！ ”

麗君又叫了一聲。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娘姨頓着足望了望她。

“到北四川路去的黃包車要多少錢？”

“我從鄉裏出來上海，由碼頭上到親戚家裏坐過一次的黃包車，以後就沒有坐過車子，也是中國街上的。租界上的要比中國街上的貴些，大概至少

要四五角錢吧。”

看着娘姨去後，她又走上前樓房裏來。雖然這次的出奔是下了很大的決心，但望着熟睡在床上的兩個小孩子，也不免有幾分心痛，無端地掉下了幾滴眼淚。

——自己還够不上做女丈夫啊！已經下了這大的決心，還這樣酸酸楚楚的演出許多難看的醜態來做什麼呢？丈夫對自己完全無愛了。他之還在敷衍自己，不過是爲小孩子，想來利用我替他把小孩子養成長大吧了。誰還會這樣當僕呢！

她雖然是這樣地想着，但又禁不住在阿二和阿三的嫩頰上吻了一吻。阿三熟睡着了，不知道母親在和她作最後的接吻。阿二到底比阿三大些，並且是男的，給母親最後地一吻，便在夢中伸出小手來在他的小頰上拂了拂，他好像是當有蒼蠅停在他的小頰上。他向裏面一翻身，又呼呼地熟睡回去。

了。

——你倆醒來時‘找不着姆媽，別哭啊！

她再嘆了一口氣，又走到亭子間裏來了。

——最初聽了父親的忠告，何至於和這個男人結婚。近六七年來真是忍聲吞氣，受了不少的罪。現在可不能忍耐了。自己只恨當時歲數太輕，又麻醉於自由戀愛的思想，沒有深思，只顧外觀，看見他西裝穿的漂亮，用錢用得闊綽，便給他騙上了。他只爲自己做了一套平常的衣服，便對他渾髓淪肌般地感激起來，終於失身了。現在想來真覺可笑，也覺可憐。……也不能單歸咎於他。自己也有錯處的。像自己和他那裏說得上是戀愛，完全是起因於自己的性悶煩。在那時候飢不擇食便和他勾搭上了。由是和父母決絕了。一生中，單只生我一個女兒的父母，現在怎樣樣了呢？也還是和七年前一樣，在鄉裏過平和的生活麼？

麗君思念到父母，又有些傷感起來。但是在她眼前幻現着的父母的影兒，真的是一瞬間。她的思索仍然轉向到丈夫身上來了。

——二三年來，也不是不知道他的品行不端。第一因為自己在這社會上是孤立的人了，——譬如有一次把自己的苦情向堂姊妹申訴，姊妹便嘆了一口氣說：“你們是自由結婚的，還有什麼話好說呢？”——無所歸依。第二是因為小孩子的關係，儘去敷衍他，寬諒他，不和他計較。到了今日，真是不能再敷衍了。他的輕笑的態度，明明像是在向自己說！“你這女人有甚能幹？能够把小孩子撫養長成，就算是你的最大本領了！除此外，只乖乖地坐在家裏吃飯過日子就好了。丈夫在社會上做的事，也用得着你來管麼？”他是完全不把自己當做一個人只當自己是一副機械了。那我還能忍受麼？不向他反抗一下，他更會看不起自己了。

他正在沉思，娘姨帶着車夫走來了。她聽見娘姨在下面叫他，才覺得此刻真地非走不可了，不禁又愴然地快要流淚了。

“叫車夫來，上把這件行李搬下去。”

她才說了這一句，便有些悲咽起來了。

車夫把那個網籃安置上車裏去後，便請麗君上車。

“大哥兒回來，你告訴他，媽媽過幾天就回來。你要好好地看着他們啊！”

麗君的喉頭早有些辣辣的，不能再多說甚麼話了。

“少奶奶旅行去，幾天才得回來？”

“說不定，少則三天五天，多則一星期。……身軀太壞了，不能不去休養幾天。”

她的後一句話又像是對她自己說的。

她坐進車子上去了，車輛開動了，她還聽見娘

姨在後面說，

“只幾天工夫的旅行，帶這些行李去幹什麼呢？”

接着還聽見他在後面嗶嗶地說了些話，但聽不清楚了。

車子走到街口轉了彎，麗君第四次翻轉頭來看時，已經看不見自己的房子了。她忙把一方小手巾攔在眼鼻之間，有幾次她真想叫車夫把車子拉回頭了。

——還是那幾個小孩子害我苦了幾年啊！

當她坐的黃包車走到四川路橋上時，有兩名紅毛兵指揮着二三個中國巡捕要她下車來，檢查她的網籃。她恨極了，也後悔不該省幾角錢，不叫汽車。但到了這時候，也無辦法了，只好聽在異種的白人指揮下的同胞們的檢查和侮辱了！

## (二)

八年前的暑假，麗君才十八歲，跟着父母到牯嶺租了一家西洋人的房子，在那裏度夏。

麗君的父親姓朱名伯年，是柏林大學出身的化學博士。伯年的性質非常頑固。因為他的專門是化學，每遇着友人和學生，都高唱他的化學救國論。後來有一個學物理的友人忠告他說，

“單靠化學如何能救國呢？”

“那就改爲理化救國論吧。”

“單提倡物理化學兩門還是不行的。”

“那，自然科學救國論是千真萬確的了。”

像伯年一類的理化學者是這樣頑固的。所以他對於他的女兒的教育。也是一樣地頑固。

一天在山頂起了濃霧，相距五尺，便看不見人了。朱博士一家人，當然不敢出去散步了。朱太太在她的房裏清理丈夫和女兒的衣裳。朱博士在他的書房裏準備下學期的講義。朱太太把衣服清理了後，便走到丈夫房裏來。

“又在編講義了麼？使人看見都頭痛啊！每年由春到冬，總是這樣東抄抄西抄抄，抄了十多年了，還抄不完麼？何不拿去出版呢？永久可以用作教科。”

“你姑娘婆婆們懂得什麼！每年都要添加些新材料才算是好的講義。並且我這部講義是祕本，發

表了後，我們靠什麼吃飯呢？”

“麗兒呢？沒有到這裏來過麼？”

朱太太不再談化學講義的事。想向丈夫提出女兒的事來討論。

“不在她房裏麼？”

“我去望了望來，沒有在她房裏。……”

朱太太說了後，又歎了口氣。

“外面這樣大霧，也出去散步了麼？”

“又出去了吧。……”

朱太太想把自己的猜疑，————在昨天有幾分證實了的懷疑，————對丈夫說出來，又怕丈夫生氣，攪亂了神經，不能安心繼續編講義。

“她十八歲了，看她也無心讀書了，還是早點替她揀一個相當人家，結了婚了事。”

過了一會，朱太太這樣說着歎氣。因為麗君近三四晚都託辭到外面去乘涼，一直到更深後才回。

來。這只有朱夫人知道。博士只熱心於翻化學書和編化學講義，全沒有心事理及女兒的事。

“陳鴻康最好，歲數雖然比麗兒長十二三歲，但這在外國是很平常的事。他的有機化學真學得好，畢了業叫麗兒和他結婚吧。明年冬畢業，還要等一年半，我也打算留這個學生在教室裏當一名助手。……”

朱博士含着雪茄微笑着說。他以為在這世界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研究化學。至於男女婚姻，不過是在社會上發生的一件偶然現象，也是可以隨便配置的，最大目的也不過是維持種族而已，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。但朱太太則以為不然，她覺得在他倆間的最重要事件就是麗子的婚事了。

第二天的下午三點半鐘時分，麗君居然伴着一位穿瀟洒的西裝，看去和麗君一樣年輕的青年走了來。朱太太看見女兒這樣大胆地伴着一個男

友嘻嘻哈哈地回來，心裏有點不高興。她原來站在正門的階段上的，看見他們從屋前的石路上轉進圍牆外門裏來時，便退回裏面去了，表示她是不高興看他倆的怪樣子。

他倆居然走進屋裏來了。

“媽媽！”

麗君一跳進門廊裏，就叫了她母親一聲。朱太太在裏面房裏雖然聽見了，但不高興回答。只當沒聽見。

“媽媽！”

麗君又叫了一聲，走近她的母親房門首來了。原來牯嶺的石構的屋子，量積都很小，只要行兩步腳，就走够了全屋的。同在一家小石屋裏。當然沒有聽不見聲音的，朱太太到此刻只好回答了。

“什麼事？”

“啊！我媽在房裏！”